

ROSA

挚爱，是一切悲剧的源头

撕开青春美丽的外衣，道尽人生难言的隐秘。

刺红

都市女性自励小说

之上 ● 著

锦瑟芳年，谁能抵挡住浮华的诱惑？
肉体沉沦时，灵魂是否涅槃而生？
当堕落成为一种升华，
面对生活，我们是否可以泪如雨下？

2009年度十大网络作家之一

最新催泪力作

历时两年，数度因文中主人公的
遭遇而凄然停笔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

刺紅

附

ROSA

挚爱，是一切悲剧的源头

撕开青春美丽的外衣，道尽人生难言的隐秘。

刺红

2009年度十大网络作家之一
最新催泪力作
历时两年，数度因文中主人公的
遭遇而凄然停笔

定价：24.80元	ISBN 978-7-240-31738-0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刺红 / 之上著. — 武汉: 崇文书局, 2010.4

ISBN 978-7-5403-1738-6

I. ①刺… II. ①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7300 号

刺 红

责任编辑: 许举信

装帧设计: 夏成云

出版发行: 崇文书局 (027-87679710、11、12 传真)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.80 元

崇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非比从前/001
- 第二章 隔岸观火/008
- 第三章 投其所好/016
- 第四章 少不经事/024
- 第五章 与狼共枕/032
- 第六章 暗度陈仓/041
- 第七章 欲擒故纵/049
- 第八章 一丘之貉/057
- 第九章 穷途末路/064
- 第十章 举步维艰/073
- 第十一章 一波三折/082
- 第十二章 如临深渊/092
- 第十三章 芳菲不再/102
- 第十四章 防不胜防/111

- 第十五章 隐形匿迹/119
- 第十六章 兵行诡道/129
- 第十七章 生死遗言/138
- 第十八章 待字闺中/146
- 第十九章 返本还原/154
- 第二十章 忍无可忍/164
- 第二十一章 自食其果/174
- 第二十二章 冤冤相报/183
- 第二十三章 得寸进尺/192
- 第二十四章 失去人性/201
- 第二十五章 新仇旧恨/210
- 第二十六章 将计就计/219
- 第二十七章 水深火热/228
- 第二十八章 化茧成蝶/236





第一章 非比从前

杜桂花迎着清晨的阳光摇曳着来到办公室。她穿了一款暗红色的唐装，下面是一条滚了金丝边的长裤，下颔微仰，搭着眼皮，也许觉得还不够惹人注目，在耳朵上加了一对翡翠耳坠，随着她脚步的节奏一摇一晃。

老师们醉了，坐姿不再那么端正，红光满面，三三两两地凑着，说着所谓交心的话。方菲坐在老师对面，听着没什么趣味，就沉默起来。

她借着微醉把头昂得高高的，阅兵似的对着酒桌上的老师们一路看过去……算来不过一年的时间，如今人事全非。

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专科院校，不太需要正经八百地维护什么校风。乱了就乱了。

方菲记起，踏进校门那天，她暗暗攥紧了拳头，发誓两年后一定要专升本，嘴角带着革命战士般的倔强。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相信自己的才华和意志，相信只要努力终将获得光明前景。我是不一样的，方菲想。

其实她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才华不过是年轻岁月的一厢情愿。

方菲回过神来，有同学和老师正在为一杯酒扯来扯去。

学校的集体活动结束后，约定俗成都要来这种地方大快朵颐，主角都是学生科的老师和几个学生干部。酒过三巡，会有一两个学生又哭又笑，说出老师偏心某人



的话来。

多么幼稚，方菲想，自己也曾经这样幼稚。

以前，她跟老师吃饭是矜持和羞涩，稍带几分敬畏。不过才一年有余，心情却大不一样。

现在看这桌宴席，就像一盘棋局，在座的这些都是高手对峙，常常各自运筹帷幄，表面看似平静，内心却杀气腾腾，无不算计。

方菲姓方名菲，但多数人习惯叫她芳菲，写信留言都会写错，仿佛芳菲才是她与生俱来的名字，她也就慢慢接受了。

方菲的脸永远都是干干净净，长发束得整整齐齐，一双眼睛雏鹰一样的聪灵，她不过是相貌过于出众。

班内宣传委员的职务无法再推卸，出头露面的角色总要让漂亮的女孩来承担。

自从有了这个小小的头衔，就必须参加各种名义的活动会议。主持会议的男老师很年轻，瘦高瘦高，戴着金边眼镜，叫张力强。

张力强身为学生科老师中的一名小卒，阿谀奉承的超强本领在第一次小会议上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他部署完迎新联欢晚会的内容，用力拍着巴掌，眼睛神采奕奕，语调激动人心：“下面，请我们的一冠科长讲话。”

一冠老师大名叫刘一冠，是学生科室的一把手。

叫得够甜蜜，一冠科长。张力强话音未落，方菲“扑哧”一下笑了，在座的每一位都被这轻微的响声吸引过去。她慌忙低下头，白瓷一样透明的脖颈晃了刘一冠的眼睛。

全校宣传委员表彰会上，方菲坐在最后一排，昏昏然几乎睡着，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念她的名字。

她惊醒，左右看了一下，才端端正正坐好，周围响起了一片掌声。张力强又说了一遍：“下面，欢迎我们新一届的宣传部部长方菲同学，上台来跟大家认识一下。”

方菲换了一个坐姿，茫然四顾，脸微微发红，对着前面隔了三排的陶然，用手指点了点自己，意思是：“叫我？”

陶然扭着身子看她，用力地点点头，掌声还没有断，台上的张力强有些着急，又叫一遍：“方菲？”

刘一冠挂着他惯有的微笑，不动声色，泰然自若。方菲终于迟迟疑疑地走上前去。

她木木地往台上一站，下面起了海潮般的掌声，她或许应该开口说点什么，张力强的话筒却传来声音：“好了，方菲同学，你下去吧。”

如同展示完的模特走下展台，方菲转过身去做了个鬼脸，有人在台下窃笑。在她上来又下去的过程中，刘一冠始终都没有看她一眼，岿然不动地坐等到会议结束。

张力强的安排显然是让刘一冠满意的。

学生科掌管着全校学生学习之外的所有事情，也掌管着年级主任老师和各班班主任，分析起来，这是一个独立团体，又实权在握，刘一冠除了对上面一个正校长献殷勤外，其他人大可不必在意，连那三个有名无实的副校长都跟他称兄道弟。

会议散场，不消五分钟，已经全部退个干净，礼堂里只剩下陶然和方菲。

宣传部部长的位子至关重要，向上看就是学生科的老师们，平时要组织和领导所有班级的宣传委员，在学生心里，这是一个比学生会主席更忙碌、更受宠的职位。

方菲显然并不喜欢，这将影响自己最初的计划，她皱着眉头问陶然：“怎么办？你说，该怎么办？”

陶然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慰：“这不是好事吗？”

陶然是别的班里的宣传委员，如果这事落到她头上，她会双手承接。有了这个职务，有利无害，至于那些棘手的工作，怎么做都是做，陶然胸有成竹，自己不会比方菲做得差。

“张力强说话的方式让我浑身发毛，让我跟他配合工作……”方菲叹口气，“我想多学点东西，这一堆一堆的活动没完没了，我该怎么专升本？”

陶然拖住她的手往外走，迎面看见刘一冠。陶然立刻规矩站好，说道：“刘科长好。”

刘一冠点点头，拿眼角扫了方菲几眼，只对陶然说：“都散会了，怎么还不走？”

“这就走。”陶然拉着方菲走过拐角，松了一口气，她问方菲：“你觉得刘老师怎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就是刚才的刘科长，上一届的师哥和师姐都说他人很好，他遇到再难管的学生都只是微笑，可大家又偏偏都怕他。”

“那岂不是笑面虎？”方菲转回话题：“到底怎么办呢？……要不这样，我直接去找这个刘科长，跟他说我已经打算专升本，不能担任这个职务？”

也不管陶然说行或不行，方菲打定主意去了刘一冠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却只有张力强。

张力强两年前毕业留校，分在学生科做了老师，他对这个学校的历史和风格非常熟悉，此刻他的办公桌就在学生科办公室的一个偏角。

方菲跟张力强打过交道，不久前，以班级为单位发放活动经费，张力强把一个的信封发给宣传委员，头都不会抬一抬。方菲当初问了一句什么话，张力强理也没



理。

现在，方菲人没进去，张力强就迎了出来，亲切地问她有什么事。

“刘科长什么时候能在？”方菲问。

张力强给方菲端上一杯茶，让她坐下稍等片刻。这杯冒着热气的茶让方菲受宠若惊，急急地退出了办公室。

错过了这次机会，方菲明白，再想辞掉这份烫手的职务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放学回到宿舍，方菲没有吃饭，躺在床上闷闷不乐。宣传部长？怎么当法？

多少人在巴望着那场公开演讲竞选，她一出现，打碎不少女孩子的梦。风言风语四散开来：方菲就凭那张巴掌大的小脸啦，什么方菲不吃饭在刻意保持身材啦，什么方菲颇有心机啦，总之人人都在谈论她，嫉妒她，诋毁她。

同宿舍的刘飞燕绝不会，她快快乐乐与世无争，跟方菲最谈得来。她拍拍方菲的背，一笑露出唇角两个小酒窝：“还不高兴呢？多少人想当都当不成。这事儿都定下来了，不能反抗就尽情享受呗。”

方菲抬头，窗外黑了天，她从床上爬起来，一路直奔刘科长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亮着灯，这个时间他一定在的。刘科长是老师眼里的模范，是学生嘴里的家长，是校长的得力助手，是学校管理的顶梁柱，他不在谁在。他一定在。

方菲轻轻拍打办公室的门，得到允许后才进去。

“把门关上。”刘科长说，没转头看她，坐在那里看一叠资料。

方菲把门掩上，站在那里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

“很奇怪吧？”刘科长说：“为什么没给你通知就直接任命你为宣传部长。”

方菲无应答，吓了一跳，刘老师把她的心看得一清二楚，也不好承认或否认，只是一个劲地点头。

“你是老师同学公认的漂亮女孩，你自己也很明白。这就是原因。”

刘一冠微笑着起身，走到方菲面前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漂亮，是好事，也是坏事，要看你怎么处理。你的形象气质好，担当这个职务，经常要做学生代表讲讲话，对我们学校是有利的。当然，老师知道，你是个有志向的孩子，必须给你一个机会锻炼一下，证明给他们和自己看，你可以把学校的宣传工作组织得很好。”

面对一番说教，方菲有些犹豫，不让自己的外貌去给学校添光加彩，似乎说不过去，不做这份可以证明自己实力的差事，似乎要甘做一个没用的花瓶。

刘一冠等待方菲思考完，伸出手来拍拍她的肩膀，仿佛交付了一付重担：“好好干，老师相信你，宣传部的工作，比学生会还要难一些，加油。”

方菲斗志昂扬地走出那个办公室的门，不过才走了几步，转念一想，一下子泄了

气。她捂住脸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明明是来说不干的，怎么阴差阳错地被鼓舞了一番斗志。

听说上一任宣传部长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，又是板报，又是联谊，又是晚会，又是演讲……方菲摇摇头，不得不跟从前那种证明自己的道路告了别。

果然是连轴转。

方菲不再享受只是站在台上让大家看一看的待遇，她必须得开口说话。第一次讲话腿抖得厉害，陶然说在下面看比她在上面还紧张。

她的脸绷得紧紧的，一点表情也没有，也顾不得什么表情，只怕第一次布置任务不够娴熟，被下面各班花枝招展的宣传委员们看轻。

一场小小的会议下来，方菲的骨头散了架，一路上捏捏肩膀，又捶捶手臂。太阳红彤彤地挂在西边，方菲或许觉得光太强，抬手遮住了额。

迎面走来的男生是陈正东，他有意无意对方菲说：“跟谁争斗呢？累成这样？”

他没有停留，来了又走，扔下这句话，令方菲定在原地，笑问自己：是哦，这么累，可是在跟谁在争斗？

方菲记得，初见陈正东，牛仔裤白T恤，站在男生堆里，也没什么特别，不过，与他对视的刹那，她大吃一惊，好熟的一张脸，在哪里见过？细看他那副让人猜不透的表情，一副任何事情都无所谓的态度，令方菲微微心动。

陈正东有同感，方菲自进入大学起，就一直穿白色上衣和牛仔裤，白白净净，并不惊艳，只是那张脸过于熟悉，怀疑自己是否在梦里见过，熟悉得差点以为自己朝思暮想，摇摇头，告诉自己别出现幻觉。

他从没表露过什么，跟方菲之间，几天说不上一句半句的话，都是无关痛痒。很多次他们在不同场合相遇，各自漠然，形同漂流物擦身而过。这份骄傲与青涩，这份矜持与猜测，是初恋独有的味道。

方菲不喜欢那些鲜艳的颜色，是刻意避开，小学到初中，只要她穿一件新衣服，又不幸回答不上老师的问题，老师一定会拿她的衣服开刀。

“你呀，穿得跟花蝴蝶似的，没用，成绩好才是真功夫……”

“不要一天几身地换，打扮那么漂亮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……”

老师整齐划一，课堂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转嫁到她的衣服上，含沙射影地讽刺。花蝴蝶，这或许就是命运的暗喻。

自那以后，方菲上学只穿校服，连个蝴蝶结都不系。或许想证明自己不是只有漂亮，她要证明给谁看，她自己也不清楚。

刘科长对面的办公室里还有两男一女三位老师，统属于学生科，每个老师手下都

有一两个得意门生，这些方菲并不放在心上，她有一堆的会议和活动要应付。方菲每天数次进进出出学生科，对着张力强汇报工作，成为很多人心里口里的“红人”。

张力强每天翻着往年的活动资料，照抄一份，修改一下日期，将一切交给方菲去安排，然后忙着察言观色，进进出出，拍马奉承。

有一天张力强忽然跟方菲说了一句话，一句让她莫名惊诧的话。

张力强说：“芳菲，把你当自己人，跟你透个底，你要注意办公室几个老师的情绪，有位老师对你很不满意。”

方菲神色茫然，回忆近日来的表现，逐一进行分析：学生科里还有两位男老师，一位姓邱，是新来的，沉默是专长。还有一位姓熊，叫熊玉刚，这位老师年龄稍长，和蔼可亲，绝不是是非之人。

那么，对方菲有意见的，只有杜桂花老师了。

杜老师是学生科唯一的女老师，因为唯一，要处处显出优待。她画着猩红的嘴唇，一头时尚短碎发，脚蹬粗跟的高跟鞋，脑袋很小，屁股极大，走起路来摇头摆尾。

方菲没有跟她说过什么话……猛然，她想起来了，刚开学不久，曾有老师把她推到杜老师面前，让杜老师审核方菲是否可以做学生会主席。

杜桂花不喜欢方菲，过于俊俏的面孔根本不适合做管理工作，没有震慑力。她本人就很有震慑力。

想当初，杜老师正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女孩，拒绝的话思量着怎么说出口，方菲头也没抬，喃喃说道：“我不适合做学生会工作，我也不想做，我想学习，将来考本科。”

杜桂花吃了一惊。好大的胆子，这丫头打心眼里瞧不上自己的学校。杜桂花若无其事地笑笑，记在心里，方菲面无表情，却忘了个一干二净。

方菲恍然，杜老师嫌我当初不进学生会现在却进了宣传部，误以为我是跟她作对？

张力强给方菲出主意：“每天早点来办公室，给那位老师提上一壶水，倒在杯子里慢慢冷着，她会原谅你的。”

方菲听完没作声，转念一想，既然杜老师在这个办公室里地位不一般，想必也是说了算的，既然都不想做这工作了，那这次就再得罪一次，直接找她算了。

第二天方菲还是早早来到办公室，张力强已经把相对的两个办公室打扫得剔明透亮，方菲提了水，把老师们的杯子都洗干净，一一倒满，没有忘记张力强的那一份。

张力强端着杯子旁敲侧击：“大学是步入社会的前身，你也不要过于透明，比如我，难道愿意打扫卫生？俗话说得好，吃尽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

方菲未置可否，心想：表面看来我们固然相似，但不表示我也可以做出那种媚态。

杜桂花迎着清晨的阳光摇摆着来到办公室。她穿了一款暗红色的唐装，下面是一条滚了金丝边的长裤，下颌微仰，搭着眼皮，也许觉得还不够惹人注目，在耳朵上加了一对翡翠耳坠，随着她脚步的节奏一摇一晃。

张力强对着杜老师赞不绝口：“杜老师，认不出来了呀，这衣服非常有品位，有风格，有档次。”

杜老师的嘴巴更加猩红，没有涂匀，嘴角外延扩大了一圈，方菲看得有些心慌，对着红嘴唇笑，说道：“杜老师，我想跟您谈一谈。”

话音未落，张力强跑过来斥责：“方菲你这样说不对，什么叫你跟老师谈一谈？应该说，你有事情想跟杜老师汇报。”

方菲哑口无言，脸红耳热如犯了大错，杜桂花却心情极好，拿出一副但说无妨的宽容表情，让方菲把门掩上。



第二章 隔岸观火

他站在她的身后不远处，看着她的长发被雨打湿，被水胶合，显得更黑更亮，有水凝结成水珠，沿着她白皙的脖颈滑下，她的脸是简约的清丽。他也只能默默地看着。

杜桂花站在方菲面前，她比方菲高了一些。她的身高让她喜欢在任何人的面前站着——居高临下。

她摸着方菲的头，眼睛自由地打探着她，轻轻揪着方菲的小辫子：“是不是有人传言杜老师不喜欢方菲同学？”

方菲大惊失色，仿佛心底被人看穿，心虚不已，一时不知作何回答。杜桂花看着方菲，透明人一样不懂遮掩，心中暗自高兴。

她见过太多有心计的学生，连她都不得不小心防范。他们很小就学会钩心斗角，阿谀奉承，惯用社会上的各种手段，对同学朋友毫不留情，一旦遇到什么名额，简直可比拟狼多肉少，明枪暗箭……眼前这个女孩不同，掌控起来易如反掌。

“方菲，”杜桂花说，“不要轻信别人的话。杜老师最喜欢你这样的小姑娘，时间长了你就了解了。这段时间，你学生工作正逐步上手，老师们看在眼里，都很满意。”

方菲点点头，云里雾里。

杜桂花接着说：“在这个办公室，只有我一个女老师，以后学习上、生活上有什么

困难，都可以跟杜老师说。”

方菲之前准备的一通腹稿全都堵在嘴边，她吞吞吐吐：“老师，我……想要更多时间……学习，专科文凭毕竟不够……”

杜桂花摸着方菲衬衣上的一粒纽扣，这个动作情同姐妹，方菲抬眼，杜老师正亲切地看着她，她的红嘴唇比起刚才，似乎已不再那么艳俗不堪了。

杜桂花说：“学习当然不能放松，杜老师没有看错，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，你爱学习，这点很好，以后学生工作上有什么难题，有谁不好管理，我都会帮你，你要学会统筹，老师十分相信你。”

方菲退出那个办公室，她为一再地想要逃避脸红，又为之前凭借外表判断杜桂花而隐隐内疚。她低下头，最重要的是杜桂花那句：我十分相信你。她要对得起那些相信她的人。

如果方菲跟老师们保持距离，或许方菲将永远保持她的透明和可爱，她可能会为这个学校贡献两年的青春，然后毕业找份工作，过着正常的生活。

一有时间，方菲还是拿起书本硬啃几下，特别是对英语，她有一种无法掌控又割舍不下的痴迷，她并没有放弃很久前的梦想。父母除了给方菲正常的关爱之外，再给不了她更多，这点她也很明白。

组织学生工作，的确可以提高一些能力，方菲现在，上台讲话也算行云流水，表情也自然灵活，人看起来不再那么单薄，她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给自己注入一些实力。

她检查完女生寝室休息情况，才疲倦地返回宿舍。一般情况下，刘飞燕都会躺在那里听收音机。

方菲推开门，刘飞燕就把收音机关了，听方菲讲这些老师们之间微妙的关系，一些还未公布的内部消息。

同寝室的其他女生都沉沉睡去了，刘飞燕和方菲耳语完毕，窗外美丽的月光照进来，洒在两张少女的脸上。刘飞燕眨着略知世味的眼睛，安慰方菲说：“先慢慢熬着，虽然是占用了学习的时间，但组织工作让你锻炼了很多，你比别人提前有了些处事和管理经验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何况你专升本也未必就能如愿呢。”

方菲想了想，转过脸来，对着刘飞燕笑道：“谢谢，看来真是旁观者清。不过我听说，上一届的有保送学生，可以直接上不错的学校。”

刘飞燕没应答，大概是睡着了。

陈正东想跟方菲谈一谈，劝她早点离开学生科。他宿舍有个哥们也在学生会，一天到晚说学生会和宣传部的那点事儿。那是一个小社会，想要获得一些利益，就必须有所付出。

那哥们也谈方菲，说方菲性格直率工作又认真，老师们也都喜欢她，就是有人私底下议论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难保没人打主意。

方菲从小就被人打主意。

方菲很小的时候，去亲戚家作客，大她二十岁的远房表哥冲方菲频频招手，方菲蹦蹦跳跳过去，表哥拉她的小手进了屋子，把方菲抱起来，坐在他的腿上，一直看她。

方菲才八岁，羞红了脸，表哥凑过额头跟她呢喃：“小菲，要哥哥亲亲好吗？”方菲略微后仰，看着表哥的脸说：“我听见妈妈在喊我。”

表哥吓一跳，直把方菲往屋外推，从此，方菲见了表哥就大声叫妈妈，这招总是显灵，保护方菲安全长大。聪明来自于经验，她对骚扰也算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。

陈正东从不骚扰方菲，也没有找到接近方菲的合适方法。有一次他从教室回宿舍，看见方菲独自站在湖边。那时正下着毛毛细雨，湖面上坠落了细小的雨点，如细箭漫射到无心的平面。

他站在她的身后不远处，看着她的长发被雨打湿，被水胶合，显得更黑更亮，有水凝结成水珠，沿着她白皙的脖颈滑下，她的脸是简约的清丽。他也只能默默地看着。

偶尔，早自习教室没几个人的时候，或是教室一片混乱的时候，他板着脸面无表情地从她的座位前经过，有时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，也试探不出方菲的态度，总是不得要领。

这期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任何人脸上都风平浪静，心里却都深藏暗涌。

那天也很平常，学校刚刚完成一次大型演讲比赛，学生科的老师们带着几个学生干部去吃工作餐，有人在分享胜利的喜悦，有人只剩下闭幕的疲惫。

学生们踏进酒店就瞪大了眼睛，学生就是土，稍微上点档次的酒店都会被他们形容成金碧辉煌。方菲坐在沙发一角，喝着自带的一瓶纯净水。

她不喜欢酒桌上严格的座位排序，总是让所有人入座后自己捡最后的位置。但这一次，她入座后，陡然紧张起来。左边是刘科长，右边是杜老师，这尴尬的位置是有人设计过的。方菲不想接受，也无法拒绝，她预感自己这顿饭吃得不会舒服。她坐在那里，只是不断地喝水。

两边明明都是和蔼可亲的面孔，她夹在中间，额角却渗出细小的汗珠。

张力强最喜欢抢话，刘一冠也最喜欢他抢话，每一个场合总得有一个不着边际的人。他有他的用武之地。

按照惯例，学生们喝中杯啤酒，老师是小杯白酒。菜一上来，张力强开口：“方菲是红人了。方菲啊，你知不知道，杜老师和咱们一冠科长想重点培养你呢。还不快点敬老师们一杯？赶紧的吧。”

方菲无可逃避，只得起身面向身边两位，恭恭敬敬端起酒杯。方菲啤酒落肚，张力强才说：“对不对，你要单独敬才对，分别喝，你年龄小不懂事，我们不怪你，重来。”

“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一直不会喝酒。”

张力强接上话茬：“你让刘科和杜老师怎么相信啊，不会喝？一下子灌了一杯！方菲是哪里人，水秀人吧？水秀人是出了名的能喝，来来来，给老师敬酒不能玩虚的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……”

整个过程就看见张力强和方菲再搞拉力赛，方菲显然不是对手。刘科长和杜老师沉静得出奇，一直微笑，杯子里的酒丝毫没有动。

方菲咬咬牙，站起来，双手举杯，先敬了刘一冠一杯，又敬了杜老师一杯，两位老师也很给面子，杯子见底。

方菲落座，看见同学们都在吃菜，也觉得饿，三杯下肚，有些昏昏沉沉。夹菜的筷子木木的不怎么好用，让服务员换了一双，还是拿着不舒服，她清楚，自己喝的不少了。

杜老师摸了摸方菲的额头，又拍拍她的手背，问道：“没事儿吧？”

方菲摇摇头，咧嘴笑笑，连忙接过杜老师给她碗里夹的菜。

方菲静静地坐着，同学们轮番上场，一个一个单独敬老师。再不受宠也得混个脸熟，总归没有坏处。男孩子表现自己的豪气，女孩子巾帼不让，方菲奇怪，他们什么时候练就了不倒翁的本事？

张力强抓住方菲的小辫子不放：“方菲，你敬了两个老师，把其他老师都晾了，怎么，其他老师在你眼里不算……？”

张力强话没说完，方菲怯怯地站起来，她感受到那些复杂的眼光有多么灼热，烘烤着她不敢多说一句。

此时此刻，熊玉刚老师忽然开腔：“孩子还小，你干吗要为难她？”

方菲向熊老师看去，眼睛里充满了感激，终究是有真正疼爱学生的老师，熊玉刚就是一个。

但方菲仍然乖乖地钻进张力强的圈套打了全场，又是三杯下肚。这是第几次这样的场合了呢，方菲想，我已经离最初的打算越来越远了。方菲在喧闹的氛围中，心中很是荒凉，她起身要去洗手间。

站起来微微摇晃，她一直都在极力地控制自己，不要多说话，不要失态，她并不知道身后有人尾随。

尾随出来的不是别人，是时时刻刻关心她的刘一冠。

刘一冠只是个科长，可在学生心里却是至高无上。校长？校长不算，校长只在开学和毕业典礼上见见，平时哪有机会见面？